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 第二十回 冒三緘題詩訪友 引七竅入閣言情

老道晨起拈香參道後，子精子忽出神廬，與之言曰：「爾觀所住之子，乃紫霞門弟子虛心子所化，爾毋慢之。彼欲去則不可留，欲止則不可遂，上天下地，結得一段奇談在此，毫莫轉移也。」囑罷，退入神廬。老道將齋食辦畢，拍門呼餐。七竅起，整衣而出。餐齋後，盤桓觀內，若有不豫色然。老道見而問曰：「相公面帶愁容，有胡不樂？意者敝觀鄙陋，不堪為室，飲食淡泊，不堪入口乎？」七竅曰：「觀地幽深，無殊仙府，齋筵精潔，不異珍饈，厚謝朝朝，久已不便。吾之愀然弗樂者，以訪友未遇故耳。」老道曰：「公子既欲訪友，吾觀東偏有明堂宮焉。前有子丹道人自崑崙而來，住於其內，凡四方學道之士以及求指休咎之流，來訪此道者絡繹不絕。公子欲探良友消息，祈子丹老道示以往來客冊，或能得其友之所在，亦未可知。」七竅喜曰：「有此佳境，吾必向彼一往。但去路不識，道長其能導我乎？」老道曰：「敝觀無人，未克偕往。暫將觀門落鎖，導至三叉歧路，得見明堂宮境地，然後歸來亦可。」七竅曰：「如是有煩道長多矣。」臨行時，老道詢曰：「公子此去其長適乎，抑去而猶返乎？」七竅曰：「吾將行李攜去，如知良友消息，則不反矣。」老道曰：「倘消息未得，不嫌湫隘，何妨轉到敝觀，久久住之。」七竅曰：「者是自然。」老道於是攜杖前導，七竅尾後，出得叢林，向東而行。行至三叉路口，老道以手指曰：「公子向中直去，前面深林一帶，即明堂宮之山麓。由麓左轉，直上其頂，即明堂宮之首重。」七竅曰：「是山何名，如斯幽雅？」老道曰：「俗號是山為小崑崙。以其山勢險峻，與崑崙無異也。吾不克相隨矣，但願公子良友在此，去即晤之。」言已，攜杖而返。七竅見老道歸去，孤身隻影，向深林遠征。

總真童子正在空際四處觀望，遙見七竅洋洋灑灑直投明堂宮，忙按雲頭，墜於宮內，在客舍壁上，題四語云：「征鞭逐逐履塵封，才過西南又轉東；訪友不逢常念友，聊將信息寄飛鴻。」後書「遊山逸士三緘題」七字，下又書細字一行：「明日下榻泥丸觀。七竅賢兄若游至斯，得見俚言，速臨一晤。」書畢，仍上雲頭從泥丸地界竟去。

七竅是時已到明堂宮，參見子丹子後，宮之上下玩賞一周。

轉至西廊，瞥見詩句，遂問宮內道童曰：「貴宮至泥丸觀，路有幾許？」道童曰：「僅十里耳。」七竅曰：「觀在何方？」道童曰：「西面。」七竅曰：「貴宮以下，又向何行？」道童曰：「向左。」七竅問明路徑，念切良朋，離卻明堂宮，望泥丸觀進發。

行約十餘里，歧路在望，一上一下，兩皆西去。七竅不識所向，暫息道旁，候有行人而訪問之。候之甚久，來一老叟。

七竅起揖而詢曰：「敢問老丈，泥丸觀之去路左乎，右乎？」老叟手指其耳，以不能聞告。七竅乃附耳而大聲曰：「此去泥丸觀左右兩路，何者為是？」老叟似有聞也，笑而答曰：「爾問宜都縣，老軀未曾走過。」七竅又大聲附耳曰：「泥丸觀在何處？」老叟似乎聞之悉也，而答曰：「犁板田處處皆然，不止此地。」七竅見其所笑甚左，難以問明，遂以泥作一丸，復作一觀形示之。老叟視而默默良久，曰：「爾問泥丸觀乎？」七竅點頭者三。老叟曰：「爾不知去路乎？」七竅點頭如前。

老叟曰：「如是向下到黃庭觀，向上即往泥丸觀也。」七竅詢楚，拜辭老叟，從上而去，竟至泥丸觀焉。觀之東西盡屬廂房，西廂壁上早被總真童子題有詩句。七竅參罷老道，游至其間，見而誦曰：「一觀游餘一觀遙，詩題壁上指征鏢；君行莫謂天淵隔，急向前途折柳條。」後面亦書三緘題云。七竅誦罷，暗自思曰：「吾訪三緘數載，僅見一絕，今睹二詩，亦嘗以訪吾為心，但不知還是在是觀否？」問諸道童，道童曰：「題詩人昨日至此，臨行詢吾以黃庭觀之路，諒必到彼去矣。」七竅聞之，意欲追蹤而往，奈天色昏黑，只得止宿於茲。

紫霞知總真童子冒名題詩，將七竅征車已引至泥丸觀內：「然於泥丸觀寄詩，必引入黃庭，漸漸導至洞中，得見靈宅子矣。如見靈宅，斷令七竅變遷心性，以為壞道主。吾不忍吾弟子墜落仙根，再盡師徒之情，從實告之。倘仍不聽吾言，俟壞道時又作理會。」意計已定，按下雲頭，來在泥丸觀中。

是時，七竅因連日奔馳，力倦神疲，已入臥榻。幸此室內宿七竅一人，紫霞化作老道，拍門呼之。七竅驚寤，突然問曰：「良友來乎？」紫霞誑之曰：「來矣。」七竅喜極，急起開戶。

待紫霞入室，舉目視之，乃一黃髮老道也。七竅興致索然，勉強詢曰：「道長訪吾，有何事故？」紫霞曰：「吾觀老道翁特遣送茗一甌，與相公解渴耳。」七竅曰：「有勞深夜送茗到此，何日能酬？」紫霞曰：「相公異鄉貴客，敝觀窮道無甚款待，有慢多矣。但問相公，所訪良友為誰？」七竅曰：「三緘其人也。」紫霞曰：「貧道俗家歷三緘不遠。前於清明佳節拜掃歸里，聞得三緘株守家庭，奉彼雙親，以盡子道。問諸多老，言自出仕昆明，充配蠻邦，名利心淡，而今而後，不願塵世擾攘。子又何能得遇此人乎？」七竅曰：「子言左矣。吾自明堂宮見題詩句，後注『三緘』二字，又於泥丸觀題詩寄吾，彼非三緘，曷肯冒其名耶？」

紫霞曰：「相公數年訪友，征途所歷，曾遇山妖乎？」七竅曰：「有之。」紫霞曰：「如係山妖假冒，恐於乃躬有害也，相公不可不察。」七竅曰：「但見三緘之名，吾必追蹤以至，即明識山妖假冒，亦不懼之，況未必乎。」紫霞見言不入，攜甌出室，歎曰：「天地大無比，自成一道理；其事有折磨，難使仙真去；退而聽自然，順逆隨所遇。」歎罷而出。

七竅思念三緘甚切，次朝早起，餐畢速行，暗計：「三緘初到黃庭觀，必消閒一日，吾今此去，諒得見焉。」急急前征，不久已至。入見老道赤神子後，一中年道士導入客廳，款以齋筵。筵畢，閒坐廳內，道士常常陪之。

七竅曰：「貴觀臺榭何多如是？」道士曰：「吾師酷愛此等，故右廊下有靈沼，左有玉池。玉池上有絳宮，絳宮上有樓十二，層層階級相接。其中又有黃宮，宮內有五氣樓、朝元殿，皆五彩俱備，人目堪珍。盡屬吾師一心經營，修葺而成者，因此自號為赤神子。」七竅曰：「他不具論，十二樓中可准游乎？」道士曰：「自此樓成，無人得入焉。」七竅曰：「即不准游，爾可導吾外面一望。」道士曰：「樓宮在內，烏能外望？不若廂之左右賞玩花卉，尚可消閒。」七竅然之，遂隨道士先至廂左。

廂外奇花遍種，微風過處，香氣襲人。左廂壁上，詩句甚伙。七竅逐一而視，中無三緘之名。道士曰：「此壁詩稿，係先年訪道者作也。惟右廂墨跡，乃目下所題。」七竅聞言，趨至右廂，翹首望之，詩題滿壁，一一詳視，皆訪道不遇悲傷之詞。此壁視已，忽向前壁望去，壁尾有一「三」字，竟到「三」字前看之，乃「三緘」二字也。既有「三緘」二字，忙念所題詩句云：「訪道人多異地游，但逢觀剎便投投；金蘭既已前生結，不遇焉能罷也休。」七竅見此詩句，反覆吟詠不已。道士曰：「題詩人與相公深相契乎？」七竅曰：「素聞彼名，欲晤不得。吾之來游者，正為是人也。」道士曰：「如是，昨日到斯，言玉房觀中有友相招去矣。」七竅曰：「玉房觀歷此何如？」道士曰：「不遠。」七竅遂祈道士指以去路。道士導出觀外，將去路詳指而歸。

七竅步步狂奔，汗流浹背，及到玉房觀，人影絕無。連入三四重門，始聞人聲隱約，側耳細聽，聲在小樓。七竅欲上，嫌非同類；意欲不上，又恐三緘在茲。想量逾時，求友心切，緣梯直上，憑窗窺視，乃一少年道士與一妙齡女子對坐其間。

七竅暗思：「道士猶好女色，必非正觀。」急急退下，向樓左視下，樓左室中惟一老道，石臺趺坐，合目瞑然。七竅是時訪友心思敗興多矣。乃退出觀外，右旋而入，見斗室亦坐一老道，雙眸合定，不言不動。斗室上又有小樓，如前偷窺，則一男一女相抱而坐也。七竅不敢聲張，退下樓頭。

剛出室門，忽一道童驚惶問曰：「客從何來？」七竅曰：「為訪良友也。」道童曰：「爾登樓否？」七竅曰：「入爾貴觀，已上二小樓矣。」道童曰：「所見何物？」七竅曰：「一則男女對坐，一則男女相抱也。」道童曰：「爾驚之乎？」七竅曰：「未也。」道童曰：「如未驚此男女，亦屬無妨。」七竅異，因究其所以曰：「貴觀中何有女子耶？」道童曰：「爾見樓下人乎？」七竅曰：「老道耳。」道童曰：「此即彼之嬰兒姪女，度出泥丸，倘被驚散，罪歸吾輩。」七竅不復深究，轉而詢曰：「爾觀可有三

緘其人歟？」道童曰：「凡訪道人盡居下廂，爾欲求友，恐在於此。」七竅曰：「爾觀寬廣，下廂不知所在？」道童曰：「爾隨吾來，自能得見。」七竅諾，隨道童行。

從臺轉樹，由樹轉閣，自閣轉樓，時而花卉如林，時而蕉梧圍繞，幽深雅致，妙不可言。臺樹過去，遠見一座大廂橫於萬花叢內。七竅問曰：「廂內無人乎？何寂靜如此也？」道童曰：「內多道士，早齋後，有煉道而居靜室者，淨以凝神，必使精神上下，來來往往，通利一身天道，以種長生之草，有煉道而登高樓者，動以養性，必使方寸流通，活活潑潑，務期心地清明，以求不老之身。所以冥然寂然，無聲可聽。」七竅曰：「爾之言吾聽皆虛，入內一觀，自爾知矣。」言談之間，已入廂內，極目四顧，果然道士無數，或行或止，或坐或臥，紛紛不一，未知誰是三緘。七竅欲問諸道，愧於啟齒，啞然而坐。

坐久無聊，散步緩行。行至廂後，猶有小廂，廂中棋子丁丁，聲傳戶外。信步入視，見二人年屬妙齡，相奕於案。七竅立顧案側，約完三四局矣。道童排設齋筵，二人共入筵中，未嘗呼及七竅。七竅亦不問彼姓氏。列坐其間。

齋筵甫散，一少年愀然而歎曰：「欲駕征車別地投。」此少年曰：「何妨佈局再勾留。」彼少年曰：「皆因訪友心思切。」此少年曰：「他日重來話舊游。」詩句題後，此少年詢曰：「日日見爾所思者七竅，所談者七竅，所愁者七竅，諒此七竅必道高德妙，人品非凡，不然何渴想如是。」七竅聞得此言，禁不著口曰：「誰是三緘兄耶？」總真童子所化三緘忙答曰：「爾莫非七竅兄乎？」七竅曰：「然。」三緘曰：「頻年訪兄，幾將合而又離，不意今茲有此一會，其殆天假之緣乎？」七竅曰：「三緘兄處處觀內詩題粉壁，令弟見及，夢魂中亦欲與兄切相晤對。惜乎魚鴻信渺，不僅兄思乎弟，弟亦常思乎兄也。」遂攜手同坐，快談不已。

三緘曰：「是觀訪道者眾，不若陰丹閣絕少人跡，爾我且到彼處暢敘情懷。」七竅曰：「陰丹閣與玉房觀相連否？」三緘曰：「只隔數里耳。」七竅曰：「如此速行，以慰渴想。」二人於是出得玉房觀，向閣而來。三緘曰：「今日遇兄，事非偶然，吾有一言，兄其聽之。」七竅曰：「金玉之言，實所願聞。」三緘曰：「昔日尋君不見君，夢魂常縈一溪云。」七竅續曰：「芒鞋踏破無消息，信是離緣斷未曾。」七竅曰：「吾亦有言，為兄一訴。」三緘曰：「願聆久矣。」七竅曰：「江湖游遍訪斯人，近日猶封履上塵。」三緘續曰：「忽遇金蘭心事闊，愁腸頃刻付離津。」七竅曰：「吾二人所言，足見三秋之感矣。」三緘曰：「待入閣時，再訴當年奔馳苦況。」七竅曰：「陰丹閣究在何處？」三緘遙指之曰：「前村粉垣雜露於蕉梧者是也。」談談論論，不覺已至閣前。

甫入其中，天忽大雨如注。二人喜曰：「入閣剛看兩至時，相逢恩渥上天施；簷前漫聽丁冬韻，似訴當年兩地思。」言畢，閣內道童獻茗設宴。三緘與七竅對坐席間，勸飲慇懃。酒至半酣，三緘曰：「七竅兄究今志願如何？」七竅曰：「志尚未定，特訪良友以決所從。」三緘曰：「吾前志在大道，以冀飛升，自出征途訪兄，所遇道中之士不少，然皆為師承所誤，無一能成。弟見此情，道心淡然，不若從富貴場中造得一官一爵，以封誥三代品級，以顯揚父母名聲，亦是人類之仙。倘徵神天默護，權掌州縣，誓必除盡學道之輩，不使國有游民焉。所以急欲晤兄，恐兄為道所誤耳。」言此口占一絕曰：「竭盡五倫方謂道，為臣侍漏始稱仙；煉丹成汞皆虛事，看破圈兒即是賢。」

七竅被三緘一席言語，道心已淡，塵心復萌，因詢之曰：「兄志如斯，諒不變矣。」三緘曰：「堅如金石。」七竅曰：「冗既若是，弟志亦然。」三緘曰：「兄歸速以讀書為事，凡遇野道邪言惑爾，一切勿聽。」七竅曰：「謹依兄教。」三緘遂顧渭道童曰：「與吾香焚閣外，吾二人對天同誓，以免心腸變更。」道童如命，二人出閣跪地，誓曰：「說甚《黃庭》說甚經，從茲不作道中人；假如背卻今宵誓，天弗容分地亦輕。」誓畢，飲至通宵，彼此言詞皆以鄙道為能。詰朝又重飲之，流連三日而後別。